

同题散文:

栀子花开

●子薇

写花草草已有不少,但是,到了栀子花这里,就胆怯地绕过去,仿佛情窦初开的一个,明明喜欢对方,吃饭时眼前是她,做事时心里是她,睡觉时梦里还是她,等到见了面,却是脸一红,不敢跟她说话,任由胸口那里揣着只兔子,突突地跳得人心慌意乱。这是一种尊重之心,很纠结,很缠人,一丝丝的苦,也有一丝丝的甜。不敢说话,是怕自己的口才不够好,是怕表情达意不能到位,而莽撞地把那份沉甸甸的尊重破坏了——人大抵如此,越是尊重,越是小心翼翼恪守分寸。

七岁读小学。我所在的根队小学,没有校园,只是一排房子,其实也就两大间,只开设了一二年级,到了三年级就得去吴桥街上学。教室内设施简陋,课桌不够,就拿青砖垒起一些课桌来代替。其它季节还好,到了冬天,人趴在上面,是冰的,怎么都捂不热。但是,年少的我们不怕冷,不是说,小家伙屁股三把火么。在我快上三年级时,小学扩建了,一到五年级都可以在根队小学读书,而不必跑到几里路远处的吴桥街。教室外面一大片开阔的场地,那才是真正的校园。校园里栽植了很多栀子树,每到栀子花开的时节,那香芬远远地飘过来,飘进我们的教室,飘进我们的每一次深呼吸里。校园门前一条长长的沟渠,很深,在我的记忆里,沟渠里的水,终年不涸,

四季流淌。课间,我们快速冲出去,去沟渠里认真地洗手,然后再回到校园,摘两朵栀子花,一朵揣进口袋里,一朵放进书包里,彼时的内心,充实而丰盛,只这两朵栀子花,在我们,仿佛拥有了世间所有的快慰和欣悦。

而今,人过中年,相比贫寒的童年时代,我们所拥有的多了很多,但是,那种快慰和欣悦的感觉,却是越来越稀罕了。

那天,我正在把买来的几朵栀子花摆进装好水的小杯里,杨少先大姐打电话过来,我们聊着聊着就聊到了我曾经说过的一句话,“有些人,有些事,过了此刻,就是隔世。”她说,这句话,沉甸甸的厚重,简直就是一篇小说的分量。这话有些夸张,但是,我知道,我的作品,我说出来的很多话,与我年龄不大匹配的心态,她懂。前两年,我把这句话贴在了QQ空间里,不少QQ好友跟了帖,还有人转载了,大家的理解各不相同。关于其中的深意,我没有作过任何解释。有些人的理解是,表达亲人突然离去的隔世之痛,其实,意外和死亡,只不过无常之一种,我更深层的表达是:那些事或许还在,那些人一直都在,彼此还有机会相见,或者,抬头不见低头见,但是,情境再不复当初,你永远只是你,我永远只是我,见了面,不会再多啰嗦,点个头,一笑而过。

根队小学紧邻大队书记周理家,他老婆名叫香云,我叫她小娘。过年前好多天,家家户户便提前约请她到家里做过年的衣裳。她有两个儿子,大儿子周文,小

儿子周武。周武患有先天性心脏病,一年到头嘴唇都是紫的,这是小娘的心病。偶尔看见她跟母亲说起这孩子,就会暗自垂泪,但平地里,她脸上总是挂着浅浅的笑容。一头齐耳短发的她,在年少时我的眼里,别有一番韵致,我喜欢她。她家门前种了好多棵栀子树,每到栀子花开的时节,我放路路过她家门前,只要被她看见,她必会摘一捧放进我的衣兜里。在年少时我的眼里心里,小娘仿佛一朵栀子花,温婉,纯净,善良,好看。

栀子花开了,中院村不仅空气是香的,姑娘和妇女们身上都是香的,每天早晨,梳洗一新的她们,必会摘下一朵含苞欲放的栀子花插在鬓边,小娘如是,母亲也如是。

每个人的内心都深藏着一个故乡,故乡的名称各不相同,故乡的风物各不相同,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,那就是即使我们走到海角天涯,那头的故乡永远保持着与我们梦魂相牵的容颜,如同根队小学校园里的栀子花,如同小娘家门口的栀子花,它们一直绽放在我的心里,永不凋谢;故乡的人一代一代地离开,故乡的模样一天一天地改变,永远不变的,是流淌在我们血液里的永恒不变的乡情和温暖。

若要为栀子花开确定一个时间节点,那么,可以这样表达,栀子花从端午前一月开到端午后一月,时间跨度两个月。栀子花开时,也就到了一年一度的

香,时不时引来成双成对的蝴蝶在花丛中飞绕,村子里的姑娘们都纷纷地到园里摘花。还没看见她们的身影,就听到门外姑娘们欢悦的笑声,我知道她们又是来摘花的。“大婶,大妈,我们到你家摘栀子花戴。”“你们自己到园子去摘吧,花就是给大家戴的。”大婶说道。姑娘们笑嘻嘻地来园子里,围着这棵栀子花树,伸出纤细娇嫩如笋的手指掐着点缀在翠绿枝头皎洁纯净的花朵。如同一首诗写道:“花开堪折直须折,莫待无花空折枝。”她们手里捧着鲜花个个都笑盈盈的,笑得那么灿烂,笑得那么阳光,笑得那么可爱。她们捧着栀子花,有的送给好友以表自己的友谊,有的站在你的门外,捧着花等着你出来。女孩子总是爱栀子花,她们把摘来的花戴在自己头上,显得那么的婀娜多姿,妩媚动人。姑娘捧着栀子花走出园子门,欢欢喜喜地跑回家去。姑娘们爱花,把摘回家的栀子花除了戴在自己头上以外,或送给朋友,或插在花瓶里,放在桌子上和床头边。姑娘们恬静地自我欣赏着幽香。出门劳动,姑娘们也戴着花,无论是种菜还是插秧,都能闻到他们头上戴的栀子花散发的香味。明媚的阳光柔和地洒在菜园里,那棵栀子树花苞朝气蓬勃地绽放,散发着青青的幽香,引来了嗡嗡的劳动大军——蜜蜂

在徐凯的帮助下,加上李某的努力,很快,李某经济状况逐渐好转。经过不断努力,李某的生意越做越大,生活持续改善,在市县均已买房买车,如今,李某的家人也都在从事船舶运输业,而在徐凯的帮助下,先后带动五四、南埠及邻村近40户发展船舶运输业,过上了幸福的日子。

要想富先修路。经济基础薄弱的中埠村是圩区,长期以来,出行的道路十分破旧,成为群众心头的痛。为解决群众出行问题,同时在国家村村通项目支持下,中埠村开始着手修建道路。村子距离宣城市裘公街市较近,这条全长仅1公里的村村通道路,需要穿越田间地头,因此占用群众的土地成了必然,而土地作为圩区群众重要的生活来源自然遭到不少群众反对,“虽说村两委争取到村村通项目,但是仍需村民筹资筹劳。村里为此开了几次会议,会上村民大多只讲困难,不讲贡献,一时间项目推进陷入了困境。”五四行政村负责人告诉记者。

面对尴尬的局面,村两委想到了徐凯,将情况向他说明后,徐凯认为只要道理透彻了,老百姓都会支持的,并表示愿意同群众沟通,去做群众的思想工作。与此同时,徐凯还带头掏腰包支援道路建设,面对一些“硬茬”,徐凯说道:“我已经90多岁了,路修好后,我还能走几年?目的还是为了造福子孙后代,希望大家有

毕业季。从小学,到中学,到中专,诸般场景,依然历历在目,就像那首歌曲里唱的:栀子花开呀开/栀子花开呀开/像晶莹的浪花/盛开在我的心海/栀子花开呀开/栀子花开呀开/是淡淡的青春纯纯的爱……同学一场,未来的日子里,大家就要奔赴前程,从此天各一方。时光荏苒,过去的情谊和友爱,一直都在,纯真,暖人。那时节,我们心底里无法抑制地涌起丝丝缕缕的忧伤;那时节,空气里飘荡着栀子花的馥郁馨香……

端午就要来临,栀子花正在“盛大开放”。不是我乱用词语。栀子花的开放,确乎是盛大隆重的,甚至有些轰轰烈烈的意思,因为它的洁白如玉,因为它的香飘千万里。栀子花卷成花苞的样子,更有一番矜持含蓄的美,一片一片的花瓣,以旋转的姿态,紧紧地相拥在一起,呈现出别具一格的艺术造型,青里泛白,白里泛青。

比之于栀子界袖珍美人的雀舌栀子,我更喜欢大花栀子,层层叠叠,雍容华贵,却又不失温和冲淡,它可以登临高处,也可以身处民间,它可以居庙堂之高,也可以处江湖之远——是温润如玉的谦谦君子,是气质高雅的脱俗女子,是质朴无华的善良村姑,是勤劳创业的远方游子,是世间那些相处时予人舒适惬意感的所有美好的人们。

栀子花很美,它不妖娆,那美,却胜过妖娆千万倍;它是清洁的,那清洁,天然雕饰,与生俱来。

们,在栀子花蕊上忙碌地采蜜,它们用嘴吻着,用吸管吸着,屁股颠着,爪子上爬着,转着圈子,就像村姑娘在田间锄草一样忙着,说的就是这种情致吧。

那个年代,农村姑娘没钱买金银首饰戴,她们穿戴朴素,头上戴上一朵栀子花,散发出天然的香气,显得淳朴、自然美,透着纯真、漂亮。

曾记得那一年我上初一,学校叫我们班排练文艺节目,一群欢蹦乱跳的女学生个个头上戴着栀子花,给校园里带来了烂漫四溢的芬芳香气。老师之间见面时互相打招呼:“张老师,今天这些女学生头上戴着栀子花,好香啊!”“是啊,学生好多戴的吗,真香!”王老师回答。我仿佛想到,香味浓郁的栀子花,有时还作为礼物送好友。农村姑娘送一朵栀子花给她心爱的人,表达永恒的爱,一生的守候。姑娘羞答答地用沾满醇香的手拿着一朵洁白的栀子花送给心爱的人,这种爱是真诚的,是朴素的。

菜园里那棵栀子花树,年复一年地扎根在那里,把美丽香馥的鲜花无偿地放送给。每逢栀子花开盛时,我好像又听到姑娘们天真烂漫地说:“大婶,你家的栀子花又开了喂,好香啊!”母亲在院里答道:“是啊,真的好香!今年栀子花开了好多哦,姑娘们来摘吧。”

钱出钱,有力出力。”看到90岁高龄的徐凯都主动慷慨解囊,村民无话可说,纷纷想方设法筹资筹工,主动让出土地,修路期间,徐凯还经常同村两委参与协调工作,随喊随到,从早到晚,任劳任怨,为道路顺利修建添砖加瓦。

徐凯1949年入伍,多次获得嘉奖,并荣立三等功。1953年转业到地方后,徐凯始终以军人的品质要求自己,无论是汶川大地震还是村里修路等等,他都主动带头捐款捐物,奔走相助。根据国家规定,他可以享受军人补助,村民和村干部都劝说他去相关部门办理,但“固执”的徐凯却坚持不办,“我现在的日子好得很,我要为国家减轻负担,把这些钱给那些需要的人吧。”朴实的话,让大家动容。“虽然老人家已经90多岁了,但他还坚持参加村里的党员会议,老人行动有点不太方便,开会的日子我们就开车送他去,他的胸口每天都佩戴着党徽,从不下落。”徐凯的家人向记者介绍着,看着眼前这位99岁高龄的老党员依然佩戴着党徽,不禁让人肃然起敬。

记者了解到,徐凯的妻子今年也已97岁的高龄了,两位百岁老人精神矍铄,平时生活自理,常常相互搀扶着在院中散步。乐观的老人十分好客,每每遇到寿辰,村民们总要过来和他们合个影,两位老人总是热情招待,从不怠慢。

●章荣忠

五月的江南,栀子花盛开的季节。清晨,当我沿着小区的景观绿化带散步时,一阵花香随风飘来,浓郁中满是清爽,甜润中不乏素雅,这是再熟悉不过的芬芳。我不觉顺着花香追寻而去,果然在一处墙角,看到一株栀子花。

这是孤单的一株,不是十分的高大,但是密密蓬蓬的绿叶缀满枝头,展现着别样的靓丽青春和生机勃勃。在青翠的绿叶衬托下,鲜嫩的花朵宛如白璧无瑕的玉雕,沐浴着晨风,沾满了露珠,不管是欣然绽放,还是含苞待放,都是那样的明艳夺目。栀子花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白,白得纯粹,白得清澈,白得没有丝毫的虚伪故作,又好似晶莹的珍珠,闪闪发光、楚楚动人。与其赞美她是刚出浴的美人,还不如说她是新生的婴孩。只有新生的婴孩,才有容颜让人看着心颤、看着动情。

唐朝的刘禹锡有诗曰:“蜀国花已尽,越桃今又开。色疑琼树倚,香似玉京来。且赏同心处,那忧别叶催。佳人如拟咏,何必待寒梅。”诗人对栀子花的色、香有着非同寻常的感受,甚至可以同品格高洁的寒梅相提并论。李渔在《闲情偶记》中,只有简约的几笔,还是侧面的比较:“栀子花无甚奇物,予取其仿佛玉兰。玉兰忌雨,而此不忌。玉兰齐放齐凋,而此则开以次第,惜其树小而不能出檐,如能出檐,即以之权当玉兰,而补三春恨事,谁曰不可?”他称栀子花并不是奇异的花卉,和玉兰差不多。玉兰花早春时节一并开放,争奇斗艳,但是没几天便齐齐凋谢了。栀子花却不一样,不但花香胜过玉兰,花期也很长,前后有一个多月的时间,只是枝干不如玉兰那样亭亭玉立、高出屋檐。在众芳纷纷谢幕的时节,有栀子花闪亮登场,足以弥补暮春花谢花飞的遗憾。看来笠翁对栀子花有种且喜且憾的情感。天下事从来都是鱼和熊掌不可得兼,何况花木?群芳各有灵性和情趣,一年四季才会花常好、月常圆。

小时候,总以为栀子花来自小巷深处,只要听见卖花婆婆“栀子花咬白兰花……”的吆喝声,小镇便沉浸在一片清雅的花香之中。后来,母亲在前院种植了一棵栀子花,我才知道,那矮矮的、毫不起眼的枝丫竟能开出如此芳香四溢的花朵。每到开

●濮本钊

早晨上班时,隐约闻到一种淡淡的香气,那么熟悉,那么浓郁,令人感到亲切,原来是同事摘了栀子花带来了。闻到那浓郁而熟悉的花香,使人倍感亲切,也令人难忘。

每年栀子花会在农历五月上旬开放,此时又恰逢端午节的到来。在我的记忆里,栀子花香,端午锦盛开,与端午节的亲情温暖的气氛总是分不开的。因而每当我见到栀子花开,每当我闻到那股浓郁热烈的香气,总会想到端午节与亲人团聚时的温暖与感动。

于是下班后,我特地回到老屋院前,去看看我院里的那株栀子花。老房子因久无人住,院内早已荒芜一片,门前曾经繁茂的葡萄架上,只有寥寥数叶。院落的一角,一株倔强的栀子花静静地伫立着,数枚洁白的栀子花默默地开放着,那么洁白,那么妩媚。一阵清风吹来,满园生香,栀子花孤傲地绽放,独自芬芳,却无人来怜爱和欣赏。

“蜀国花已尽,越桃今已开。色疑琼树倚,香似玉京来。且赏同心处,那忧别叶催。佳人如拟咏,何必待寒梅。”刘禹锡的怜花情怀,何尝不是一种无奈呀?

我且花开尚自洁,独倚墙角犹自香!

记得这株栀子花是我结婚后不久,从别人家移植过来的一年它渐渐长大,陪伴我度过了一年又一年,见证了这些年我的青春岁月,我的苦涩年华。那些年我的辛酸故事,如同它的生长经历,都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记忆里,不能忘,也难以回味。无论在黎明的晨曦中,炎炎的烈日下,还是飘摇的风雨中,它目送我走出院门,傍晚落日的余



花时节,左邻右舍的大妈阿姨都会来我家闲聊,一面嗅着栀子花香,一面摘下一大捧花带回去,用盛水的玻璃杯养着,或是给女孩别在胸前的纽扣洞里(据说栀子花在欧洲的俗名叫“纽扣花皇后”)。还记得卖花婆婆永远穿一身干净的蓝布衣服,脑后铮亮的“耙耙头”发髻上,插着洁白的栀子花,篮子里是水灵灵的栀子花、白兰花。许多年过去了,如果卖花婆婆还健在,应该有百余岁了,大街小巷还会有悠悠远远的卖花声吗?我家那棵粗壮的栀子,是否已高出院墙,于今还发旧时花吗?

几只小鸟叽叽喳喳地在花枝间戏耍打闹,惊醒了我的思绪。它们忽而落到枝叶上,瞪起圆圆的眼睛,好奇地瞅着我,忽而钻进枝叶深处,不见了踪影,眨眼之间又从我头顶疾飞而去,好像和我玩起捉迷藏的游戏。眼前这株栀子花青翠繁茂,碧绿清亮,花蕾饱满,花朵硕大,充满了无限的活力,她不会挑剔土壤是否肥沃、阳光是否充足,只要有一块适宜的土地,便能生根发芽、快乐生长。她不像牡丹那样高调张扬,也不像桃花那样春华易逝,她是含蓄的、低调的,也是长久地铭记在心,无法相忘的。

阳光透过树梢洒落下来,渲染着周围的一切。徜徉在绿树成荫的小路上,绵长甜润的栀子花香随我同行。那丝丝不断、难以言状的芬芳,真叫人心旷神怡,流连忘返。我的心早已沉醉,我的思绪早已飞得很远很远。



晖里,它迎接我疲惫的身影。它孤单的身影,也伴随着我儿子一天天的长大,从顽皮的孩童,到小学、初中的,一直到儿子念高中和大学毕业,我们搬到镇上居住,便很少回家陪伴它。

以前每年花开的季节,迎来栀子花生命中最绚烂、最妩媚的时节。每天清晨,我会观赏花开的美姿,轻嗅花香,浓郁的花香袭人,沁入心脾,令人陶醉。爱人也会采摘了带在身边,让它的花香遍处。

在栀子花香中,一家人在一起团聚,享受着家庭和和睦睦的温馨,体味着人生快乐的时光。

栀子花开,满院生香。而如今它孤伶地伫立在院内一角,仍然在注视着这里的一切,默默地守候在老屋子的一旁,与岁月倾诉着曾经的繁华,与时光交融着往昔的感动。

“芳林园里谁曾赏,檐下坊中自可禅”,栀子花常植根于乡村僻静处,是花中之“禅客”,其枝叶葱绿,花色洁白清香,且有清肺止渴、清热凉血等药用功效。栀子花清香四溢却不染红尘、洁身自好的品行,不正是我们所缺少的吗?

栀子花开的季节,那份花香,温馨了我的旧梦,酸涩了我的青春;栀子花香,陶醉了我的往事,清晰了我的记忆。

五月的栀子花香,醉了心,醉了梦……

百岁老人的家国情怀

人物通讯

□本报记者 彭程

徐凯是花桥镇五四行政村中埠自然村一位99岁长寿老人,这名世纪老人不仅是一名党员,还是一名退伍军人,虽说年岁已高,但老人时刻关注着党的方针政策特别是村里实施的各项政策,积极为村两委出谋划策,为村民排忧解难。

上世纪80年代,花桥镇五四行政村经济比较落后,群众生活水平较低。徐凯从电站退休后就琢磨着如何带领村民摆脱贫困,实现发家致富。社会经验丰富的徐凯经过多方了解,并结合村里的实际情况决定发展船舶运输业。然而,生活都难以为继的村民哪里还有富余的钱去购买船只?经过深思熟虑后,徐凯决定自己先试水,他的举动在村民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,被大家认为是“疯狂”的行为。经过艰辛的打拼,徐凯成功了,先后置办了多艘船只,早前不被村民看好的船舶运输业被徐凯发展得红红火火。

一枝花开不是春,万紫千红春满园。船舶运输业发展起来后,徐凯开始支持那些想尝试但缺少资金、技术的村民。村民李某便是他一手扶持起来的成功案例。李某是中埠村村民,家境贫穷,目睹了徐凯从事船舶运输业发展全过程后,也产生了从事船舶运输业的想法,可是,缺技术、少资金的残酷现实让他望而却步,面对困境,李某决定找亲朋好友借钱,然而,大家都认为船舶运输业风险大,不相信他会成功,都不愿意借钱给他,致富梦陷入了困境。这时,有人提议李某去找徐凯,或许他会提供帮助,在村民看来,李某是个外人,徐凯是不会帮助他的。然而,意料之外的是徐凯竟然同意提供帮助。原来,得知李某想发展船舶运输业时,徐凯觉得李某虽然经济条件差,但肯吃苦、能干事、守信用,于是,徐凯带着李某四处借钱,并且主动给他做担保人。不仅如此,徐凯还自掏腰包支持李某购买了人生中的第一艘木船。